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狄公傳 第二十二回 想案情猛然省悟 聽啞語細觀行蹤

卻說狄公聽胡作賓一番申辯，故意怒道：「你這無知劣生，自己心地不良，釀成人命，已是情法難容，到了這赫赫公堂，便應據實陳詞，好好供說，何故又牽涉他人，望圖開脫？可知本縣是明見萬里的官員，豈容你巧言置辯！若再遊詞抵賴，國法俱在，便借夏楚施威了。」胡作賓聽了這些話，不禁叩頭稟道：「生員實是冤枉，父臺如不將華家女僕提案，雖將生員治死，這事也不能明白。且父臺從來審案，斷無偏聽一面的道理，若國祥抗不遵提，其中顯有別故，還求父臺三思。」狄公聽罷，向他喊道：「胡作賓，本縣見你是個縣學生員，不忍苦苦刻責與你，今日如此巧辯，本縣若不將他女僕提質諒你心也不甘。」隨即命人提高陳氏。兩旁威武一聲，早將伴姑提一到，在案前跪下。狄公言道：「本縣據你家主所控，實系胡作賓毒害人命，奈他矢口不認。汝且將此前日如何在新房取鬧，何時乘隙下毒，一一供來，與他對質。」高陳氏道：「喜期吉日，那晚間所鬧之事，家主已聲明在前，總國家主面斥惡言，以致他心懷不善，臨走之時，令我等三日之內，小心提防。當時尚以為戲言，誰知那日前來，乘間便下了毒物，約計其時，總在上燈前後。那時裏外正擺酒席，老奴雖在房中，黃昏之際，也辨不出來，而且出入的人又多。即以他一人來往，由午時至午後，已不下數次，多半那時借倒茶為名，來此放下。只求青天老爺先將他功名詳革，用刑拷問，那就不怕他不供認了。」狄公還未開言，胡作賓向他辯道：「你這老狗才，豈非信口雌黃，害我性命！前日新房取鬧，也非我一人之事，只因你家老爺獨向我申斥，故說了一句戲話，關顧面目，以便好出來回去，豈能便以此為憑証？若說我在上燈前後，到來下毒，此話便是誣陷。從午前與眾親朋在新房說笑了一回，隨後不獨我不曾進去，即別人也未曾進去；上燈前後，正你公子謝客回家之後，連他皆未至上房，同大眾在書房飲酒。這豈不是無中生有，有意害人！彼時而沉離睡覺尚遠，那時豈無別人倒茶，何以他人不死，單是你家小姐身死？此必是汝等平時，嫌小姐夫人刻薄，或心頭不遂，因此下這些毒手，害她性命，一則報了前仇，二則想趁倉猝之時，擄掠些財物。不然即是華家父子通向謀害，以便另娶高門。這事無論如何，皆不關我事！汝且想來。由午前與眾人進房去後，汝就是陪嫁的伴姑，自不能離她左右，曾見我復進房去過麼？」高氏被他這一番辯駁，回想那日，實未留意，不知那毒物從何時而來；況且晚間那壺茶，既自己去泡，想來心下實在害怕，到了此時，難以強詞辯白，全推倒在胡作賓身上，無奈為他這番窮辯。又見狄公在上那樣威嚴，一時畏怯，說不出來。狄公見了這樣情形，乃道：「汝說胡作賓午後進房，他說未曾進去，而且你先前所供，汝出來吃晚飯時，胡作賓正同你家老爺在書房飲酒，你家老爺，也說胡作賓是午前進房，據此看來，這顯見非他所害。你若不從實招來，定用大刑伺候。」高陳氏見了這樣，不敢開言。狄公又道：「汝既是多年僕婦，便皆各事留心，而且那茶壺又是汝自己所泡，豈能誣害與他！本縣度理準情，此案皆從你所乾出來，早早供來，免得受刑。」高陳氏跪在堂下，聞狄公所言，嚇得戰戰兢兢，叩頭不止，說道：「青天大老爺息怒，老奴何敢生此壞心，有負李家老夫人大德，而且這小姐是老奴攜抱長大的，何忍一朝下此毒手。這事總要青天大老爺究尋根底。」狄公見高陳氏說畢，心中想道：這案甚是奇怪，他兩造如此供說，連本縣皆為他迷惑。一個是儒雅書生，一個是多年的老僕，斷無謀害之理。此案不能判結，還算什麼為民之父母！照此看來，只好在這茶壺上面追究了。一人坐在堂上，寂靜無聲，思想不出個道理。

忽然值堂的家人，送上一碗茶來，家人因他審案的時候已久，恐他口中作渴。狄公見他獻上，當時蓋子掀開，只見上面有幾點黑灰浮於茶上，狄公向那人問道：「你等何以如此粗心。茶房獻茶，也不用潔淨水來煎飲，這上面許多黑灰，是哪裏來的？」那家人趕著回道：「此事與茶夫無涉，小的在旁邊看到，正泡茶時，那簷口屋上忽飄一塊灰塵下來，落於裏面，以致未能清楚。」狄公聽了這話，猛然醒悟，向著高陳氏說道：「你既說到那茶壺內茶，是你所泡，這茶水還是在外面茶坊內買來，還是家中烹燒的呢？」高陳氏道：「華老爺因連日喜事，眾客紛紛，恐外面買水不能應用，自那日喜事起，皆自家中親燒的。」狄公道：「既是自家燒的，可是你燒的麼？」高陳氏道：「老奴是用現成開水，另有別人專管此事。」狄公道：「汝既未澆，這燒水的地方，是在何處呢？」高陳氏道：「在廚房下首間屋內。」狄公一一聽畢，向著下面說道：「此案本縣已知道了，汝兩人權且退下，分別看管，本縣明日揭了此案，再行釋放。」當時起身，退入後堂。

此時華國祥在後面聽他審問，在先專代胡作賓說話，恨不得挺身到堂，向他辱罵一番，只因是國家的法堂，不敢造次；此時又聽他假想沉吟，分不出個皂白，忽然令兩造退下，心下更是不悅。見狄公進來，怒顏問道：「父臺從來聽案，就如此審事的麼？不敢用刑拷問，何以連申斥駁詰，皆不肯開口呢？照此看來，到明年此日，也不能斷明白了。不知這裏州府衙門，未曾封閉，天外有天，到那時莫怪舉人越控。」說著大氣不止，即要起身出去。狄公見了笑道：「尊府之事，本縣現已明白，且請稍安毋躁，明日午後，定在尊府分個明白。此乃本縣分內之事，何勞上憲控告？若明日不能明白，那時不必尊駕上控，本縣自己也無顏作這官宰了。此時且請回去吧。」華國祥聽他如此說來，也是疑信參半，只得答道：「非是舉人如此焦急，實因案出多日，死者含冤，於心不忍。既老父臺看出端倪來，明日在家定當恭候了。」說完起身告辭，回到家內。

這裏狄公來至書房，馬榮向前問道：「太爺今日升堂，何以定明日判結？」狄公道：「凡事無非是個理字，你看胡作賓那人，可是個害人的奸匪麼？無非是少年豪氣，一味嬉戲，誤說了那句戲言，卻巧次日生出這件禍事，便一口咬定於他。若本縣再附和隨聲，詳革拷問，他乃是世家子弟，現已遭了此事，母子二人，已是痛苦非常，若竟深信不疑，令他供認，那時不本縣究辦，他母子此時，必尋短見，豈非此案未結，又出一冤枉案件？至於高陳氏，聽她那個言語，這李家乃是她的恩人，更不忍為害可知。所以本縣這數日，思前想後，尋不出這條案情原由，故此不肯升堂。今日華國祥特來催審，本縣也只得敷衍其事，總知道這茶壺為害。不料今日坐堂時候，本縣正在思索此案，無法可破，忽值茶房獻茶與本縣，上面有許多浮灰，乃是屋上落下。他家那燒茶的地方，卻在廚下木屋裏面，如此這般的推求，這案豈不可明白麼？」馬榮聽畢說：「這太爺的神鑒，真是無微不至。但是如此追求，若再不能斷結，則案情比那皇鎮畢順的事，更難辦了。」

正說之間，洪亮同陶乾也由外面進來，向狄公面前請安已畢，站立一邊。狄公問道：「汝等已去多日，究竟看出什麼破綻，早晚查訪如何？」洪亮道：「小人奉命之後，日間在那何愷裏邊居住，每至定更以後，以及五更時間，即到畢家察訪，一連數日，皆無形影。昨晚小人著急，急同陶乾兩人施展夜行工夫，跳在那房上細聽。但聞周氏先在外面，向那婆婆叫罵了一回，抱怨她將太爺帶至家中醫病，小人以為是她的慣伎，後來那啞子忽然在房中叫了一聲，周氏聽了罵道：『小賤貨，又造反了，老鼠吵鬧，有什麼大驚小怪！』說著只聽撲通一聲，將門關起。當時小人就有點疑惑，她女兒雖是個啞子，不能見老鼠就會叫起來。小人只得伏在屋上細聽，好像裏面有男人說話，欲想下去，又未明見進出的地方，不敢造次。後來陶乾將瓦屋揭去，望下細看，又不見什麼形跡。因此小人回來稟明太爺，請太爺示下。」

狄公聽畢問道：「何愷這連日查訪那姓徐的，想已清楚。他家左近可有這個人麼？」不知洪亮如何回答，且看下回分解。